老子翼

ロ 13
1927
2

壽氏翼

日仁13
1927
2 止

門 ロ二13
號 1927
2 上

老子翼卷之四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服一作復柢作蔕花跌也

韓非解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

元文作禍患

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嗇服故
曰夫唯嗇是謂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
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夫
能嗇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
是謂重
積德

蘇註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
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
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
之早矣物既已服然藏其用至于歿身而終不試則
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
莫測其量矣知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
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
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
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
事天則深根固蔕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

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蔕固而不可脫雖以
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
嗇則
一也

呂註 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治之則人不可
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事之
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
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
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
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于神敝精勞雖欲反其
精神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晩乎故曰夫唯嗇
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于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
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
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
而禽獸不能賊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
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無所不克則

画考作此之國當甚之本也

孰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無其累矣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
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
生者視之勦衛而保之則蔕固而視久矣

【息齋註】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
嗇之謂也謹于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心不
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
則德有所積積于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
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
國者由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
深根固蔕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莅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
爲是之指
神而言也

【韓非解】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
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
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
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
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
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
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
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
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

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遂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蘇註】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呂註】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割以傷人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糅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為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太喜太怒以于陰陽之利所謂處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為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無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其神不傷人也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

不傷人則神歸德于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
德于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
譎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
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
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神傷
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
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
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
在魚也亦何生死之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
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
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
彼死也如此尚安得有靈響崇厲之爲哉

【宏甫註】烹小鮮者擾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
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
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
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

画者作得之

傷也俱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
德以不傷之哉失德卽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
宜爲下

【蘇註】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
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
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
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呂註】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
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

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
爲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
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爲下故
也太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爲下
而勝牡之道也故太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
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于小宜若可以
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太國則取太
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于
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太國不過欲兼畜人而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
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
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爲宜下而獨曰大
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太國而
亦災禍及之矣則不嫌于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而
已

息齋註　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
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太國而下小國則必
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太國則必得太國故太國或下
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太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
故太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太國夫如是
而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
畏天者保其國故太國尤宜爲下

吳註　交會也太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
天下衆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
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
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爲下或曰牝字
其一疑衍太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
國之樂附小國不處于卑俯伏以下太國則能得太
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太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
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太國之容也太國下小國者欲
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太國者欲入事太國而已兩
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
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
者宜爲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太國非在人下而能

往〻通考作章〻

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林希逸註　太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古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說喻處作眞實說以故失之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言最當但不能推之于他章耳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行去聲先悉薦反

蘇註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道則宜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經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呂註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于道者也室之有奧深邃燕間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燕間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于

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于人猶天地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于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息齋註】奧者藏也道爲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爲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于道則其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于道不幸而陷于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

天子置三公非將私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使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日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于不善則亦足以自免于惡此豈不足以爲天下貴耶

【吳註】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窔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爲貴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拱璧合拱之璧駟馬四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于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爲至貴而末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

【棐註】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所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

此不在彼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
其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
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爲營爲也

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
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
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
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
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
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
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

而易必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
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
者哉

呂註 有道者其爲常必於不爲爲之無爲爲無爲故
事無事事無事故未嘗求何則方吾之爲也求之
其爲者不可得則爲之于不爲矣有爲則有事爲而
無爲則事亦無事也方吾無事也雖味之而無味矣
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于無物而已
矣雖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
擧在于我而所謂怨者圖無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
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不足以累其心
矣非徒然也而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以天下之
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而我常無作
也苟有所作必于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
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于天下國家無難

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以爲大於其細
而不爲大于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慎重
于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
之則難矣不圖之于易圖之始而圖之於難則難矣
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史難
之故終無難以難之于其易而不難之于難也

息齋註 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
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以形言也聖
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
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
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
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于天下
之故豈有心于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
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
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
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
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
于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于物故

若難之惟其難
之故終無難

筆乘 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形數則有多少此怨
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以
無爲爲爲以無事爲事以無味爲味愛惡妄除聖凡
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
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無事無味
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
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
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
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
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
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
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太丈夫
見理明用心剛者其不能信不能
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異判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脆此芮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傅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既成也故爲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禍自生使禍自長譬如種苗深根而厚耘之及秋自穫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狥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郭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于著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于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于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于未亂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大生于小也九層之臺起于累土高起于下也

迷妄作迷惑 林校

千里之行起于足下遠起于近也則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本未常如此也爲之于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也治之于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之于未有則我固無爲也故無敗治之于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始于近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于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于釋然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于不學者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救其過而反之道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爲然則萬物安其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于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于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于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只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與此世所以

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爲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病哉

吳註 愼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于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槩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呂註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在已若此則推之

欲

于民也固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
之也若昏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
實故智多而難治誠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無
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治國而以智則毀
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無
介然之知其道甚夷而無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
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
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
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
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
以情觀之不能莫逆于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無所
于逆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
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日
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

見聞覺知有出于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
聞覺知皆非眞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以明民
將以爲愚而聽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于聲色不知
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
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于多智智不以正其智
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爲
也故以智治國爲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
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
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朴而民多
欲者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
德深矣遠矣與其與物反是故不可已
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太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
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
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
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言王之爲天下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呂註 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道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息齋註 聖人不得已臨涖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恐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　肖似也夫並音符長
　　　　舍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
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
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
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
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
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

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
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
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
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
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
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
於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
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
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
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夫道汎兮其可
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
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
爲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
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
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故曰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旣是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變克敵威克厥愛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唯慈故儉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

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元澤註】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于末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儉之爲德寡欲也貴其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二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爲儉而方其爲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于是爲至于易則謙是也天下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扉區以香後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未傷本乎無以外威內者至廣也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包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毫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致

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北
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戰守主于緩伐而
尚以慈爲德
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
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
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
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
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
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
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
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
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
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
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
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擧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人
身言之則邪念多于敵國利欲勝于鋒鋩盡亦多

寡欲以至于無欲
以全其所寶乎

夢得註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
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
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戰以慈者出
而禽之此老氏之所惕然有期于天下者歟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 古者車戰爲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
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
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之

蘇註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
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
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

相爲用誠能下之
則天下皆吾用也

呂註

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上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況其它乎無爲爲之之謂天德至于無爲則與天同而無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息齋註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殳戟弓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聲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譬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

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于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

吾字[illegible]考作其字

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
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
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
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
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于迫而其勝常
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無爲則吾
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其仍常無敵其執常無兵
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于無爲知主而不知客
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
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
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
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吳註】此申言慈之寶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
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爲首兵但爲應
兵雖爲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進戰者
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
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
如無兵不仍則雖有敵如無敵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宗者族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
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
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
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
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
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
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
身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
知也使爲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
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息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乎何謂君無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 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爲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殊 通考作別

莫不 通考作莫能

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于衆人之知則爲我者亦不足貴矣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是以天下莫不知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出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于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爲天下役也非太上君與宗主矣何是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蘇註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呂註 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至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厲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息齋註 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人能知不知爲近眞知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儻不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筆乘 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横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爲玄覽寶而持之病實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忘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知爲病者知知之爲病故耳知其爲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眞生甚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嗟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狹胡夾反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

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厚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去然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呂註 民不寘于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于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九命于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勿狹之而已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九命于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夫民無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元澤註 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爲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僞鄙薄而威不能服也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竝起故曰大威至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樸乃廣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僞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于威者爲莊子曰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游乎而居乃斬狹者所遺之時則然也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自見則矜成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其居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知則明乎性而不爲妄自愛則保其身而不

為兆夫然則豈至于殘于天之威也

【董註】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弱于小術，而實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不敵于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失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厭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于人矣。見賢遍切觀也去上聲自知則返躬無畏，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常愛之之心也。

【息齋註】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皆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

是以皆與之無所益。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彼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吳註】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狎，玩習也。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夫惟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唯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

顯若所知以示人自貴卽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于中然含德韜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于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爲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禍皆爲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徒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而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殺猶死也活謂生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繟音闡繟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繟爲長

默則近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于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而要于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觀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踈而多失也雖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呂註

用其剛強而必於物者勇于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于敢則殺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

勇于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于不敢則活
勇于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于不敢者
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
以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
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
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
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
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
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
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
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
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唯天之道不
可知爲知此聖人所以勇于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
所以順
之也

【息齋註】人皆知勇于敢不知勇于不敢勇于敢者蹈
白刃也勇于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白刃者有害而
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
以爲難者歟輕于用勇人之所惡天之所惡孰知其
故雖聖人猶難之况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知其惡于用
勇也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
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
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吳註】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
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邪其人雖可殺聖
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
殺之則爲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
人非知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
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遠不待召之
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
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

恢恢廣大似若疎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綱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疎而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疎必有失矣

【宋甫註】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斲陟角反

【蘇註】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呂註】民之爲道困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死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知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張耒】夫人之生不殺之于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于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甚矣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衆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

者殺畫本作而殺
斲下有木字
奧畫本作深

懼人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
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民民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
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
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
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息齋註 此言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爲治也民不畏死
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爲奇者執
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爲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
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最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
漢用法疏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于漢此亦足以
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
逃也若必代司殺者殺如代
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辟註 我朝 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
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
試覽群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
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畫本作博哉

獄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乃爲之如此者
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
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
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 太祖蓋天縱大聖人
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亶聰明作元后
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
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
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 稅租也純甫云無以
生爲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
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蘇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
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雖死而求
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
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呂註】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邪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于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難治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于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于食稅之多而飢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于有為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于輕死者以其蹍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故也夫惟生生之厚遂至于輕死則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無以生為而已矣

【息齋註】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甚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己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脆輭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商桑穀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處上上聲

【蘇註】中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呂註】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擧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爲下有爲則堅強無爲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息齋註】此章況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乎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涉乎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乎道矣

【吳註】用兵不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兎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于殽齊兵入晉欒右拔人竟敗于蜜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爲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爲近根合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并及于木上文言兵強者爲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先堅強者矜己凌人必厭其上貴高而反處人之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處人之上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擧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弭在上弣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弣向下弭在上是抑弭之高者使之向下擧弣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弭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擧其弣而使之高見賢遍反

希聲註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於天則降陰降極於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闡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去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之以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蘇註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賙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非有道者無以與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呂註 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于均而已矣天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爲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爲有餘不得不損而損下者爲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爲不能無爲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與也夫唯有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爲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它九以法天之道而已矣

息齋註 裒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裒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記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呂註】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乎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于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耳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之言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宏甫註】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鈇鑕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以輕易柔弱為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苟為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為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天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剪除而撲滅之祗自勞耳此益若反于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其本下恐衍有而欲知
其本五字

冰

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呂註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于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先者也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于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于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悦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于人而已無德司徹以通物爲事者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以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息齋註 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布契因乎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吳註】執左契不責于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于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執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讓執左契者己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靜中視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于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漢書記云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偫者偫後也舟與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

柏

足故也

呂註　三十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十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太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太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䔞管淸聲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措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責趨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轍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背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乎泰不可得也即歿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能儉而樂之節樂爲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訂豈小補哉

元澤註　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

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貪土瘠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徙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太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

呉註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嘗為不貪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乎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車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安然自足樂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輕易句易作狂者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為去聲

蘇註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凡盡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

函考作唯夫

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之爲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註】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矣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爲一萬物與我爲一則至嘗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乎地無適不契矣是信也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于無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踈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是不能刳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筆乘】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於辯與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蒙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

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刻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教何必在口於此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四終

庚辰年人日

言卿　校

老子翼卷之五

附録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郷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歳或言二百餘歳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歳而復合合七十歳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峯大

維而懸日月横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則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窟神習智鶉居鷇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升降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歲誕莫測受氣之由指

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彰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特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歎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眞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咸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

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
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渭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者
駢攷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徹古
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徵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
照舂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表冠於
百王明鏡濁鐏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
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跱黃延姦宄鄙咀
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
捡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覇重立乾坤蚩尤
就戮更調風雨牢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
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
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
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
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

左藏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臺
豈更營于鳷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
寤寐軫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
知恥畫服與歎天無人牢之星地絕城旦之氣延閣
廣內考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
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功之頌承華
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儷耀重日
璧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
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

致世俗於淵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埀象窮髮成形
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
自我闡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
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
並入提封閩越句吳不忘貢職夫餘肅愼無絕夷邸
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
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
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
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十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

協符瑞虎炳千年靈蓍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烏感陽精而來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偏於竹葉星光若日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黄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璧黄琮寔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禔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千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翦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隷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梁攀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横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虚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禋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失

名言頓絶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
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
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紀
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才徵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懃皇
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
鳥亂弓多眞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解紛挫銳去薄歸厚乃前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
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湮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
妖氛蕩定耀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
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貢王會書琛青雲千呂
熏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懃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皐彌望梅梁桂棟

曲檻叢欞煙霞舒巻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
時振高響遐邇讃頌幽明資仰敬刋金石永播天壤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
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
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
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
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資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
乘二馬二竪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耼訪樂於萇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
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
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
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
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大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
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

元文作居及景日室之山　鳴作嗚　著羽衣作衣羽毛　口扨其譚以下文悉異不收本

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秉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其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緘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讖占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十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駿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

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該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十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

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内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鉼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十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因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

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盍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西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著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傳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

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致也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喩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幷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

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輻字爲二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内解上下（尹喜以内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魏晉間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四卷）沙門鳩摩羅什（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十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沙僧注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晉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云名白頭翁注二十卷）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十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惇上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十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二卷傚）

作音義唐魏徵作義五卷太宗相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
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
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眞言二十卷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義十卷金鈕一卷道士車若弼作疏七卷任眞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王光寂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十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義郡道士任

太玄注十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峨山道
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
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第二十卷玄宗皇帝所注
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
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賾李榮車玄

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
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
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
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
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
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玄宗旣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
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
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
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
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恩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
期孟智周竇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
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
湘〔邈 其 姓〕程部王尚蜀才袁眞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
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眞子馮郭玄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
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
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
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賈晦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
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
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声四注及傅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
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録猶有未盡
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
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
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
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
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閲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歳便好莊老通

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
二論 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
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
舌本間強 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
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 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甚見俗人時誤相逢郎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處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舊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頤一作頥

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歎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隷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令以三体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奏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會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
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
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
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
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後問神仙冶煉曰此野人
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
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太松
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
其所居爲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
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
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
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
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
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
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
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
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

虗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奥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巻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虗無言又誣太史遷先黄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黄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擧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眞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眞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眞亦善

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 見新唐書儒學傳
李衞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慮無出於此 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安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見白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名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寂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尺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黄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亦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黄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與之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此謂竊比於我

老彭 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鏗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

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 呂氏雜録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説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黄庭太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黄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

談道子告之曰予所談者子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未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

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毎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不可得之故書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

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

爲定今日以盍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者莫測矣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恵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恵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齋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太制散於智慧之僞舍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眞人起明至敎獨推原於道德益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黄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荊山而莫知悟之不名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

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藥宗僅得淺膚猶
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眞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
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
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弃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
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
間有若淸晬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
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
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説發茲徵學宏屬至神伏
惟皇帝陛下以高眞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

而形為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華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損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蔕以趣長
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
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頑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
天弢況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旧不足
歷年於茲晩於斯文忽若有得卽動而靜物芸芸而
歸根由濁以淸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
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
元龜敢用闓闡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以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册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戸臣呂惠卿上表 按李延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敝於不該不徧一曲之書而日汩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 見經法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眉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黄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遊則

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猶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見筆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鼂說之曰伏義文王周公贊易之後儒

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已故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眞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亞云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常善救物故無弃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賞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奬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弁纂微篇序

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

液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眞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翁堂集

道鄕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五官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鄕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録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丁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得喪

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無所致存
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可也而止可行
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
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如是者以
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故以大道爲不肖
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廣矣人之營營而
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
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者相似故天

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昭昭察察而雖競我
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稱似故能成
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
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
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
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鑑知夫清且明者自
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
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蕩波淈泥與之偕而莫吾能

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斯寢處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亂也清汩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亂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

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遇霸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也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 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

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之）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

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爲東曾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予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徼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

九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沛字從水從巿乃鉛氣中真土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三十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窺徼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起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正且堂 言卿校

衰

老子翼卷之六

附錄

北海焦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部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室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

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外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殢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

適去爲自然伏妻獨寢爲淸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也蓋六以多言房中黄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姸利浮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十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

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歳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亦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説是非恐殊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云衮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

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

共

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惡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

夫淵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方体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 問德

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一十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蓋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

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
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訐如此耶曰吾
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内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
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
取之足豈不詆訐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
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
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

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
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
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
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
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
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内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
之於地俯仰淵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
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
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躬又曰或問何

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若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毋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内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冢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名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劉子徽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

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
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忍寡欲而淵默朴
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
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
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
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
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虚長而晉室亂
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

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
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
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
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
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
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
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著薪以求生
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

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豈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今道術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講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

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醮等事邪恭蒙聖諭以其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 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播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釋者安於恬淡吾意此理推之天下直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

之術豈有外是者而甞黄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藂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亳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竊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導日離亳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榘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歳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

聞焉然周易乾之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无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亦人耳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

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
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
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
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
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影響仆絕所謂其人
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
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
[redacted]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
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

視子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
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
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
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
竊之亦足裹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
亡抵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
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
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
脩己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柰何絕去

使世譏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
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
以異柰何純父答之冊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
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
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
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
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
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

之言道也猶人之名矣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夷狄則
謂之撐犂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
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識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
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
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學者習而常聞知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訴
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
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
二十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十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進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

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
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
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
嗟夫亦惟眞僟而後能得之也萬暦二十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十
巻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
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
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忌嗚
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
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
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
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

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其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明達不御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弒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

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愎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
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
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拜序其所
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贄溫陵人仕至姚
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考異

古書傳世爲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
注明言我德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
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
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
盡創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爲此
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爲考異一篇附
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觀卷軸既多異同滋
甚其爲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彙之卷

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爲善（皆上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龍興碑無故字傅奕古本相上並有之字）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功成而不居（古本作成不處）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也無之治）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無敢字古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爲矣彭耜本無不治矣）

第四章

冲（古本作盅）或不盈（陸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碑本作忿）淵兮（河上陸希聲作乎）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常或作若）吾不知其誰之子（陳碧虛司馬本無之）

第五章

不屈（河上陸作不詘）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 碑本作天地長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 黃茂材地下有之碑本無且 故能長生 碑本作長久 非以其無私耶 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 碧虛司馬曹而作又 處衆人之所惡 古本処作居 故幾於道 葉本下有矣 善仁 古本作善人 故無尤 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 司馬作恃 揣而銳之 古本作見而梲之王弼亦作銳 長保 碑本作長寶 滿堂 碑本作滿室 驕 司馬作憍 功成名遂身退 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 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 古本作袌 無離乎 一下無乎 能嬰兒乎 一能下有如 生之畜之 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 司馬碧虛作挻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 一無若驚 寵為下 碧虛作寵為上辱為下 吾所以有大患者 一無者 及吾無身 古本作苟吾無身 吾有何患 古本下有乎

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 古本作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
矣開元本則作若無
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無故混而為一 蘇故下有復古本下有者 上下 古本作上
之下 繩繩兮 兮 無 無物之象 蘇作無象之象 是謂惚恍 碑本無四
之
字古本 執古之道 古本道下有可
作芴芒

第十五章

豫猶 有兮 下並 客 碑本作容 釋 碑本作液 敦兮其若樸 碑作混 若樸 曠

兮其若谷 碑無其 渾兮其若濁 碑本混 靜 古本上有 徐清 古本
徐生 古本上有而 二徐 安以久 作久 碑本安 故能敝不新成 古本是以
能敝而不成 碑本
弊 今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 王弼本無其 靜曰復命 王弼本作是謂復 芸芸 莊子作云云 各
歸其根 各下有 公乃王王乃天 碑本作生生乃天 能 沒身不
殆 葉本無

第十七章

下知有之 作下知有之 親之譽之 王弼作親而譽之 其次侮之 彭本

無其文陳作其信不足有不信焉王弼有猶兮其貴言
文長而侮之 王弼作悠兮一無悠兮 事遂 名遂作皆曰 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曰作謂
碑本作其猶貴言

第十八章

廢出 古本下並有焉 孝慈 孝子一作 忠臣 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程無此 古本以爲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 古本並作美 兮其未央哉 碑本作恭其未央 古本無哉 如享 古本作若享
如春登臺 春在臺下 如作若一 怕兮 作我魄未兆 古本作兒 碑本 乘乘兮

古本作沌沌 碑作純純 昭昭察察 古作皆昭昭皆詧詧 悶悶 古作閔閔
偏偏
若晦寂若無所止 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寂兮
若無止 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飂兮
若無止一作飄兮其若無所止 異於人 古本上有欲 貴食母 開元本作求食
若海飂兮若無所止
于援

第二十一章

恍惚 古本並作芒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一無其字上無兮字句未有
兮字下同 其精甚眞 碑本無此

第二十二章

直 古本並作正 碑本 豈虛言哉 古本言下有也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　無故終古本作崇下同　孰為此者天地　古本地下有也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　信不足　古本足下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　王弼陸作企　其在道也　司馬晉陳蘇在竝作於　物或惡之　或作故　不處　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　陸王弼寥作寞　強為之名曰大　司馬程作強名之曰大　域中有四

而王居其一焉　作而王處一焉　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奈何　古本作如之何　失根　古本碑本作失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　古本行下有者下同　善計不用籌策　古本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筭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棄　故作而僻棄　古無此獨河上有之　善人　古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　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爲之　古本下有者　天下神器　古本上有夫　爲者　碑本者作故　故下同　故

物　蘇葉黄陳呴陸王弼作歔一　古本作剉　載　作埵
故並作凡呴作噓古本作吹羸王作挫　古本

碑本古本　是以　司馬以作故
作接隳作隓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碑本無此　果而已　古本下有矣　取強　古本下有焉

果而勿強　古本上有是　一作是謂　不道　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　一無此二字　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碑本作以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之
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碑本志作意無矣字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之　衆多　王弼作之下古本下

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一無樸雖小古作天下莫能臣也　侯王　梁武本陸本古本並
作王侯

萬物將自賓　萬物古本作天下　自均　古本下有焉　猶川谷　猶古本作
由

之於江海　之於一作之與　古本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古本下有也下並同 有力 葉無有 不失其所 邵所下有止

第三十四章

汎 陸王弼作氾 不居 碑本作不名有 愛養 一作衣被 可名於小 一作可名為小 一作可名於小矣下同 歸焉 古本作歸之 不為主 為作知 以其不自大 古本其下有終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 古本下有著 出口 古本碑本口並作言 淡乎 古本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歙 古本作翕 王弼作偷 柔勝剛弱勝強 古本勝上有之 脫 古本作悅 國 古本邦 一作

第三十七章

侯王 古本作王侯 鎮以 一作鎮之以 亦將不欲 古本亦上有夫 不欲以靜 一作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無以為 仍之 王弼作扔 亂之首也愚之始也 一無二也 處其厚 古本四句並作處 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下同）天下貞（一作正）其致之一也（開元本無之也）萬物得一以生（君平本無此并下萬物無以生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以自稱（古本作自謂）此其（作是）非乎（古本作非歟）數輿無輿（輿古本作譽一作車）琭（一作錄）如玉（古本作如）落落（一作落落）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下有而）故建言（故）有之（古本下有曰）（類一作類）

類進道若退（古本在夷道上）若類上辱（古本作驟）偷（古本作揄）渝（古本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爲稱（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人）

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 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教父（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一無吾是二字）希及之（政和本上有之）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是故稗本無）

第四十五章

沖（古本作盅）屈（古本作詘）清靜爲天下正（古本爲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郤走馬以糞古本糞作播吳幼清本作以糞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此咎莫大於欲得韓非本古本作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無之下足又無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彌古本作爾下同韓非遠下有者不行而知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古本下有者又損之之無無為而無不為矣古本作無為則無不為又作不足以取天下矣故取天下者王弼無故者二十字不足以取天下古本一本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一作得善無矣下同喋喋古本作歙歙下有焉渾其心古本作渾陸王弼渾為孩之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生生之厚古本下有也夫何故古本下有也無死地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 無夫作莫之命 畜之 古本作德畜之 亭之毒之 一作成之熟之

養之 古本作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 古本始下有可 得其母 得一作知 襲常 業作襲裳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 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 資貨有餘 古本作貨財一作資財 盜竽 舊俱作盜夸 非道哉 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夸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 韓非無者下同 子孫祭祀不輟 韓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 修之於身 無於下同 乃眞 趙志堅乃作能下同 乃餘 趙作能有餘

修之於邦 邦舊俱作國下同 何以 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 毒蟲 古本作蜂蠆 峻 古本作朘陸作全 至也 碧唐蘇曹無也下同 而不嗄 一作嗌不嗄又黃茂材曰古本無嗌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古本嚘作歎上於曲切氣逆也 曰強 古本作則強 是謂 古本作謂之 不道 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古本言下有也 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 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 古本正作政 無事 達真本事作為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古本作人多智慧衆奇滋起 滋彰 古本作滋章 我無欲而民自樸 河上本此下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 古本作閔閔 醇醇 古本作偆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作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 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 劌 蔡微作劌穢非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 若一作如 是謂早服 謂韓非作以 服一作復 謂之重積德 韓非作是謂重積德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黃無下四字 深根固柢 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 柢一作蔕

第六十章

治大國 韓非作治大國者 烹 烹不當加火 其神不傷人 韓下有也 聖人亦不傷之 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一作天下之交牝 以靜爲下 古本作以其靜故爲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爲之下一無此句 故大者宜爲下 無故一作爲之下

第六十二章

奥 一下有也 善人之寶 司馬程之下有所 加人 彭本加於人 坐進此道 古本作進此道也 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作何也 一無何 不曰 纂微曹陳曰作日 有罪以免邪 罪下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 古本難下有乎下同 一無其 程猶 天下難事 難上亦有輕之下同 古本下 諸多易 古本下各有者 猶難之 作由 故終無難 古本有矣

第六十四章

易判 判一作泮一作破 爲之於未有 古本作爲之乎其未有下同 豪 一作毫 九成 一作九層 千里之行 一作百仞之高 聖人無爲 一上有是以 一無聖人 常於幾成 有其 一於下 則無敗事 有矣 復衆人 古本復上有以恃 舊並作韓非 不敢爲 一下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 古本作以其多智也 國之賊國之福 下古本各有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古本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 乃至 古本作乃復至 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古本下有也以其言下之古本作必以其言下之一作必以言
下之下民不害古本下有也
句同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清源本無此句其細也夫一無也夫寶而持之
一作持而寶之慈故能勇古本上有夫器長韓非作事長舍其慈
之寶一作保
且勇一無其下句同死矣古本作是謂入死門以戰則勝一作以陳則正以
慈衛之有必葉上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古本作古之善爲士者不武也善勝敵者不爭林希逸本

作善勝戰者不五古之極古本下有也
與一無敵字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本下有曰仍無敵執無兵古本作執無兵仍無敵下弱作扔
輕敵古本作輕敵幾喪吾寶古本作無敵則幾亡吾寶抗兵相加
輕敵無敵
哀者勝矣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不我知也無
也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被褐一作披褐下有而
我者貴

第七十一章

上古本作尚矣病古本作病病矣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太威至矣一作則大威至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吳幼清作夫唯不狎

此兩者此上有知字非繟一作坦一作默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有常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
也一作豈得而代司殺者而作矣是代大匠斲是下有謂希不

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本下有者字下二句同食稅之多也無也下同以其生生
之厚也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唯無以生爲者上有夫爲下有貴貴
生政和本下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上有萬物二字柔脆脆作脃之徒古本下有也下句同兵強古本下有
者共一作折強大處下古本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 古本作其猶張弓者歟 邵循作由 非 補之 一作與之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唯有道者 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

成而不居 一作功成不處 見賢耶 耶一無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一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能先 先作勝 以其無以易之也 以一無 柔之勝剛 弱之勝強 無二之 一上有故 莫不知莫能行 古本作而莫之能行 不知古本作莫不知 故聖人云 一本人下有之言 故一作是以 古本是謂 一作是為 若反 古本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一下有者 必有餘怨 必一無 故有德司契 故一無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 一無民 一作什伯人之器 而不用 一下有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此句古本無 甘其食 古本上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安其俗 俗一作居 樂其業 業作俗 音聲 一作使民至 使一無 而不相往來 一無而相 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 辯者不善 古本作善言不辯 辯言不善 不積 不一作無 天之道 之一無

十七日校于啗園　言卿識

老子翼巻之六